

雲南雜志選輯

雲南雜誌選輯

編者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一一七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六一號

印刷者

科學出版社上海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8年11月第一版
195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滬)0001-1,424

書號: 1458 字數: 813,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9 插頁: 5

定價: (9) 4.10 元

編輯說明

『雲南雜誌』是清末革命黨人所辦期刊之一。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五日創刊，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停刊，在日本東京印行，共發行二十三期，另附刊『滇粹』一冊。該雜誌內容以宣傳民主主義，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侵略為主旨，深得當時各方面愛國人士的歡迎，在清末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有一定影響。

這份雜誌現存極少，我們只找到一至十六、十八至二十號共十九期和『滇粹』一冊。爲了保存史料，供歷史工作者參考，今選錄其中有關當時政治、經濟、外交、文教各方面的論文、函牘、調查記錄等資料；按其內容，大別爲序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雲南社會狀況、帝國主義侵略雲南、爭回路礦利權運動、外交、英法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緬甸史料及大事月表十類，以類相從，各爲一編。另有廣告啓事可以反映當時革命黨人的活動和社會問題真象者，則彙爲附錄一；原雜誌各期目錄，可查考其全部內容，特輯爲附錄二。今將選編體例說明如下：

- 一、文字排列，一般按照原登載先後爲序。惟關聯較密切之各文，則酌列一處，以便參閱。
- 二、原目錄的標題和作者署名與正文不同者，均從正文；其有文而無目者，則於匯編總目中補入。
- 三、原標題過於含混不能明確表示內容者，酌加副題或改題。所加副題以「」號表示，改題者仍將原題注於「」號內。編輯編者所加按語及簡注，亦均以「」號標明。
- 四、章節格式一般均按原式。原文引文多不加引號，均照舊。原文用大號字排印之處，選輯用黑體字。原文未完者，仍照注「未完」字樣。

五、原文有舛誤字句，可確定者即予改正；不能肯定者，則於原字句下加「？」，或於「」號內注以疑似之字。文內疑有脫佚之處，以「」號注以擬補加之字。缺字以□號代之。

六、文內無關主旨的空論或過於冗長的語句，於不失原意下酌予刪節。

七、原書圖片，酌選其較有史料價值者；惟原圖不清，不易複印者，從略。原說明文字仍照錄，附於圖版之後。

本選輯之刊行，係爲歷史研究工作提供參考資料；原文內有不少的反動議論，觀點，爲了解當時民主主義者的思想全貌，一般均保存原狀，惟參考時尙希特別注意。

本選輯編成，蒙雲南圖書館惠借資料；「雲南雜誌」原負責人李根源先生協助並爲撰序，併此誌謝。

本選輯在編選各方面，可能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尙希批評指正。此外，所缺第十七、二十一至二十三號共四期，亦盼讀者協助搜集，將來再予補印。

序

李根源

甲午戰役以後，清朝政府之昏庸腐朽，暴露無遺。殖民主義者狡焉思逞，競欲瓜分我國疆土，民族危機，日愈嚴重。於時國內有志之士紛紛出國，尋求救國救民之道。根源於甲辰年（一九〇四年）七月赴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次年乙巳（一九〇五年）四月，見黃克強先生於東京，六月見孫中山先生於橫濱。孫先生勉勵云：『革命是艱苦事，要賣命。』

乙巳七月，同盟會成立，根源入盟，並忝列同盟會第一次開會簽名單三十七人之一（簽名單張伯純通典收藏）。是年底，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在『民報』發刊前後，宣傳革命之報刊有『二十世紀之支那』、『復報』、『新世紀』、『漢幟』、『洞庭波』、『鵲聲』、『晉乘』、『夏聲』等；單行本有『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瘡書』、『天討』、『揚州十日記』等；以省爲範圍而傳播革命思想者，有『浙江潮』、『江蘇』、『四川』、『粵西』、『江西』、『河南』、『湖北學生界』、『游學譯編』等。但在宣傳民主主義革命，駁斥保皇謬論收効之宏大，莫『民報』若也。其時，孫黃兩先生爲擴大宣傳革命，又號召各省留學生籌辦地方刊物。丙午年（一九〇六年）一月，同盟會開會。會畢，劉揆一、匡一兩君約雲南革命黨人楊秋帆（振鴻）、趙直齋（仲）、羅鎔先（佩金）、呂志伊（天民）與根源五人暫留，謂孫黃兩先生有事相談。孫黃兩先生向我等提出辦『雲南雜誌』之要求。孫黃兩先生說：『雲南最近有兩個導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貪污，如丁振鐸、興祿之貪污行爲，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佔緬甸，法佔安南，皆以雲南爲其侵略之目標。滇省人民在官吏壓榨與外侮侵凌之下，易於鼓動奮起。故籌辦雲南地方刊物爲刻不容緩之任務。』我等對

孫黃兩先生之意見，完全接受，決定立即進行組織工作與籌款工作。孫黃兩先生又指陶煥卿、宋鈍初、寧太一三君言曰：『可隨在爲之幫助，有事共同商量。』

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四月，雲南雜誌社成立，假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一丁目雲南同鄉會房屋一部分暫作雲南雜誌社址。根源以雲南同鄉會會長關係，與趙直齋同被推爲幹事，負責全部工作。總編輯原推吳錕、周鍾嶽担任，吳急需去北京，周回滇，皆未就。遂改推張鎔西爲總編輯，席上珍、孫志曾爲副編輯。並討論通過雜誌之宗旨與簡章。在經費方面，由雜誌社致函國內同鄉與緬甸華僑勸募，結果有緬甸華僑張成清、李瑞伯、劉玉海等勸募共得五千餘元；四川臬台趙藩、提督夏毓秀及京外同鄉人士樂捐得五六千元。八月廿八日（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五日）『雲南雜誌』創刊號出版。雜誌出版以後，受到雲南全省人民熱烈之歡迎。由於雜誌盡情揭露清朝政府之貪污腐化與帝國主義國家之侵略野心，遂招致清朝政府之嫉視。雲南省學台葉爾愷通過雲南當局下令逮捕『雲南雜誌』在滇銷行員李貞白、李光鼎、楊若、何漢等，並禁止學生閱讀『雲南雜誌』。李貞白等二十餘人因陳榮昌先生講話，得免於危險，均先後逃至日本。

雲南雜誌社之辦事人，先只有三人，後增加有劉九疇、張大義、楊若、李貞白、楊名遂、楊大鑄、段寬、何漢、張金三、李光鼎等。撰述先只有十二人，後擴大有楊振鴻、呂志伊、姜梅齡、王毓嵩、張華瀾、李變羲、趙鍾奇、黃毓成、丁石僧、言道一、胡正芳、劉鍾華、周德容、鄧紹湘、林春華、趙鼐、馬標、華封祝、閔道、王九齡、張成清、夏紹曾、徐繼周、楊友棠、李曰垓、由雲龍、李華、張鴻翼、李文治、寸輔清、錢用中、陳文翰、張清如、張佩芬等，皆義務無酬。雜誌中撰者筆名僅記得志復爲楊振鴻，俠少爲呂志伊，直齋爲趙仲，君翔爲張鴻翼而已，其餘皆恍惚不能確定（雪生爲我的筆名）。

戊申年（一九〇八年），『雲南雜誌』刊行至十三期，發行份數由三千冊增至一萬冊。一月一日，

雲南雜誌社在日本東京麴町區富士見軒舉行周年慶祝會。雲南留日學生百餘人均到會。首由根源報告「會大旨及『雲南雜誌』創刊一年多以來的成績。根源在報告中提出對本報之真正紀念，在於廢除七府礦約，收回滇越鐵路，築成滇蜀、騰越鐵路，地方自治，教育普及，國民皆兵，及農工商礦林立，英法人之勢力非趕出於紅蚌河、紅河以外不爲功。大會自八時半開始，至下午二時始告結束。蓋爲民報周年慶祝會後又一次盛會也。在會上根源與呂志伊被公推編輯紀念特刊『滇粹』（此書已於戊申年八月出版）。

丁未年（一九〇七年），萍鄉、醴陵、瀏陽起義爆發。起義雖失敗，但人心倒清，民情激憤，已不可復抑。孫黃兩先生認爲時會不可失，積極策劃與發動國內之起義。根源奉孫黃兩先生命，在東京成立大森體育會，爲革命黨人講授軍事學。同任教者有趙康時、仇式匡，學習者有林時瑛、焦達峯、陶成章、劉揆一、喬宜齋、趙仲、孫武、夏之時、張大義、劉九疇、李貞白、李奇英、包紹杰、吳永樞、熊漢藩、喻培倫等七八十人。未幾，河口起義爆發，秋帆南歸。同去者有黃毓英、杜鍾奇、李光鼎、何漢、段寬、何偉伯等。及抵海防，河口事敗，法吏逐之，不得已轉赴緬甸，在仰光與胡漢民、居覺生、張石泉（成清）創辦『光華日報』，招納同盟會會員近千人。秋帆嗣即歸國，圖在滇西保山起義，事泄，死於保山附近之蒲標。天民於戊申冬因黃克強先生電約，偕王九齡、周德容去仰光，與張成清、陳仲赫主持仰光『光華日報』。當『雲南雜誌』正在編輯第十六期時，直齋與李英奇在寓所習製炸彈，事泄，日警來搜捕，直齋倉卒逃台灣。日警並搜查西紅梅町雲南雜誌社及上野町演話報社。直齋又由台灣再走廣西，辛亥回滇，任雲南諮議局議長。鎔先則去廣西，庚戌回滇。根源於己酉四月見習士官畢業，取道朝鮮、越南返滇。根源等雖先後離去日本，但對『雲南雜誌』之生命，未敢一日或忘也。

『雲南雜誌』在戊申年七八月間，因受『民報』爲日警查禁（『民報』至是停刊，計發行二十二期）之影響一度停刊，又因炸彈案再度停刊。幸得日人宮崎寅藏之力，又得復刊。當根源離東京時，『雲南

雜誌』已發行至十八期。總編輯張銘西亦於是時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但對雜誌仍然負責，並有張大義、鄭開文、李貞白、王毓嵩諸君共同支持，其熱心毅力真不可及也。根源歸國後，曾在廣西途中匯寄二百元，及抵昆明，又匯寄二百元，杯水車薪，何濟於事，惟盡熱愛此刊之心意而已。『雲南雜誌』繼續發行，至武昌起義後始結束。共發行二十三期。

辛亥七月，當根源自片馬回昆明時，猶與羅銘先同匯一千元去東京。據張銘西對我言：此款在辛亥十月後專作結束雜誌社及大家歸滬船資之用。

己酉（一九〇九年）七月十五日根源抵昆明，籌辦雲南講武堂。八月十五日講武堂開學。吾人之目的在對學員生宣傳革命，培養雲南革命軍事幹部。辛亥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九月九日（重陽節，公曆十月三十日），雲南響應。清軍統將鍾麟同、靳雲鵬尙圖負固頑抗。我新軍第七十三標、七十四標、炮標、馬標、工兵營、機關槍營及以講武堂學生爲骨幹之光復軍，在蔡鍔、羅佩金、李鴻祥、謝汝翼、庾恩賜（一九一五年以後改名爲庾恩賜）、黃毓成、唐繼堯、雷震、韓鳳樓、劉存厚、劉雲峯、李鳳樓、殷承瓚、韓建鐸、沈汪度、李伯庚、張開儒、顧品珍、劉祖武、孫永安、葉成林、張子貞、劉法坤與根源之率領下，與清軍激戰，終於將清軍全部擊潰，而光復旗幟飄揚於五華山之巔。緬僑華商同盟會員張文光受秦力山、楊秋帆之影響，結合李學詩、彭箕、方涵、陳雲龍、錢泰豐、和朝選、祝宗瑩、李治、張鑑安等在騰越起義，光復永昌、順寧兩府，雲龍一州。起義日爲辛亥九月六日（十月二十七日），在我輩昆明起義前三日。

雲南光復，『雲南雜誌』宣傳革命之功不可沒焉。根源曾有小詩兩首以紀其事。其一云：實行革命有同盟，莽蕩風雲萃衆英，『民報』挺生誰拱衛，『雲南雜誌』是尖兵。其二云：鬥爭不懈歷有年，此中艱苦只自憐（劉九疇勞瘁至死），那得卿雲重九現（辛亥重九彩雲現，雲南光復），留將文采照南滇。

『雲南雜誌』之所以能堅持發刊達四五年之久者，仗內外羣力之團結耳。其時，支持『雲南雜誌』有三部分力量：一爲同盟會員，一爲非同盟會員，一爲旅京、旅各省與僑緬、僑越之滇人。根源不過追隨諸賢後勉効微力耳。『雲南雜誌』發刊去今已五十年，昔日同人，大多去世，存者僅黃毓成、馬標、趙鍾奇、李貞白、何漢、由雲龍數人，年皆七十以上，餘存尙有人否，不知之矣。

今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印『雲南雜誌選輯』，將雲南人民在辛亥革命前宣傳民主主義，反抗英法帝國主義侵略雲南之史料，系統地加以整理與保存，以供歷史工作者作參考之用，誠盛事也。根源得獲親選輯行世，興奮感激之情，曷可言喻。承囑作序，根源今年七十有九，自一九五一年入都後，常在病中，兩手抖戰，執筆艱難，不能爲文。但爲選輯贊一詞，又安敢辭。因追憶往事，拉雜記之，實不敢以言序也。

一九五七年八月

圖版說明

按：圖一爲『雲南雜誌』第一至十六號封面式樣，圖二爲第十八號封面，圖三爲第二十號封面，圖四爲附刊『滇粹』之封面，圖八、九爲第六號『調查河口情形記』一文之插圖（請參看本選輯三二八）。以下文字均爲原圖版所附說明。第五及第十三圖，原無說明文字。

圖六：英王查爾斯第一之奇禍

查爾斯第一者，嗣其父乾曼斯，堅執帝王神權說，剛愎無信，屢與民約，無不食言。以強力解散議會，擅課重稅，至再至三。國民之激昂隨之而甚，卒至君民戰於國中，王敗遁蘇格蘭，被執。其時民黨渠魁爲克林威爾，乃蓋世之豪，即其後組織十年共和民政之監護人也。與議會百五十人組成臨時高等法院，召喚查爾斯而判決其有謀反之罪，宣告死刑。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行刑於倫敦。此圖即繪查爾斯赴刑場時之狀，老教長裘格生拱手若祈禱擁王而行，穿白宮長廊至後院，遙見黑布覆斷頭機陳院中，兩劊手蒙鬼面具着黑衣對立，馬步兵陣立其後，萬頭攢聚，視綫集王一身。王仰睇森乾曼斯舊宮鐘塔，意愴然，乃顧斷頭機曰：『議會之禍端已開，願公等勿自相濫用此惡具，我罪至當，因吾亦曾許人用不正之刑也。』忽有劊刑斧作聲者，王聞之失聲曰：『斧慎之！斧慎之！』謂監刑大佐霍柯曰：『勿痛苦我，使我撒手至速。』遂自以其髮括白巾中，告教長曰：『我得善果，上帝臨我。』教長曰：『棄濁世至天衢，縱尚有短階極困難，然過此皆康莊。』王脫外衣及寶星授教長曰：『記取！』遂跪機上，張手以頭承砧，倏然刀落，呼聲雷動，屹立之馬步兵圍掃整隊而出。

圖七：法王路易十六之死刑

路易十六者，嗣其祖路易十五。優柔寡斷，其后馬利安達始終阻撓變法，迄不能制，以及於難。方其即位之初，招集賢俊，宣告變法，重建議會，設立濟民院，且援助美國獨立，輿論翕然向附。嗣因國債累積，召集議會，平民與貴族

僧侶之紛議起焉。王詔罷平民議會，盛陳兵衛於萬歲邑。民大激昂，即起騷亂，攻毀巴士的獄，聲言傾復政府，總會起調停，議裁貴族私產，速備立意。王不從，私夜逃走，欲征集州郡兵，以鎮民亂。甫至華日納城，即被民黨擒送巴黎，王始盡允總會所議之憲法。後王復私結外兵，以攻民黨，民大憤，公開法庭，判王爲賣國，罪當死。一八九三年一月廿一日行刑於巴黎。其日早十時半，設斷頭機於康穀台，馬步兵及市民數萬人圍觀之，王至機邊，自脫其衣領，請行教禮，有教士長爲王祈禱畢，行刑者乃縛王手足，扶置機上。王大呼曰：『吾之死，非吾罪也。吾恨爲吾致此禍者，吾願借吾血，爲法國鑄幸福。』民黨首領桑德爾呼曰：『王之來此，爲就刑，此非宜言之時。』使擊鼓者亂其語，觀者亦噪應之，不顧聞王言，喧聲大作之中，王首就機而落，一小卒握王之髮，以其首三繞於機上，示萬民。衆高呼曰『共和萬歲！共和萬歲！』此圖即刑訖示頭之狀也。

圖十：雲龍鑛地略圖

滇礦富甲世界，而滇西雲龍一州所產尤盛；至明迄清，此地鑛產採掘無虛日。當時傳生銀鑛每一兩礦化獲銀一兩，即此廠也。亂後半歸荒廢，圖恢復者，又限於資本，不敢下手。光緒二十八九年間，駐騰英領事烈敦先後到雲龍者兩次，秘密測勘，滿攜各種鑛石以去。後又與關道石會勘滇緬交界，復由雲龍返歸，旋即電駐京英使，欲要求雲龍之漕澗作爲租借地，未久而烈敦死，故雲龍得幸免焉。蓋烈之所注意者，雲龍之鑛產也。此地在萬山中，土地廣漠，多石嶺陡岩，不甚產穀麥。水帶滄、潞、泚三江，然向不通船隻，獨出鹽水與五金各鑛產，圖中圓圈即出鑛之地。此外發現鑛苗之處甚多，以地向無定名，故略之。臨此地者，每當雨後或殘陽返照及夜靜時，輒見寶光四騰，若赤霞飛虹充滿空際，誠世界鑛產地中之白眉也。圖圈內之鑛會攜至日本，央著名鑛師化分，謂鑛質優美，生平未見云。只以居斯土者限於資本，不能開；他處人又鮮能知此無盡藏之所在，遂使銅山金穴嘆乏知己，亦大可惜矣。自英人密支那鐵路通後，繞道來此地，計程僅九日十時之間。我國礦業家果有志斯土者，搬運機械，較各處尤爲易易。願我國礦業家速起圖之，勿長與外人窺伺之機則幸甚。

石門附誌

圖十一：法國鐵道經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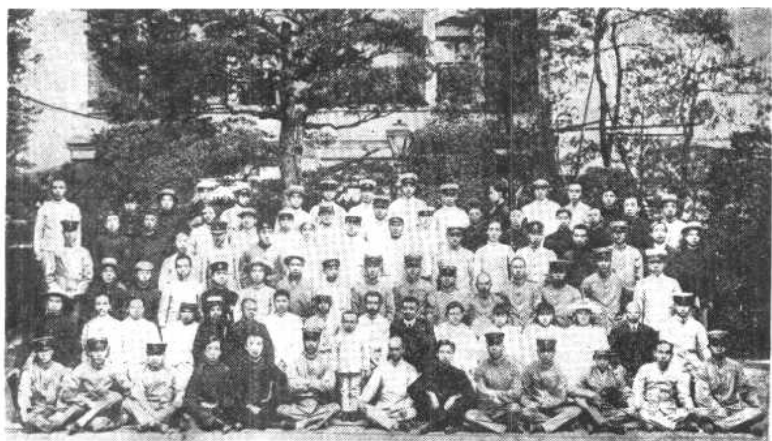
右圖載日本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兩博士所著法領印度支那中。兩博士於光緒廿八年赴越南東京，臨萬國東洋學會，歸途輯所聞見著爲此書，其中插入地圖多本諸法人，此鐵道經營圖即其一也。法人高雷安之言曰：『我國爲欲得入支那之道，故先佔領東京。』其志豈徒欲襲取雲南已哉。今觀其經略鐵道，以河內爲中心，而一則入雲南經敘州、重慶以達漢口，一則出龍州、南寧經桂林、永州、衡州、長沙以達漢口，一則自南寧分支，經鬱林、梧州以達廣州。果爾，則南清數大省殆全入其勢力圈，彼族野心固不足怪，獨怪我撫有此土者，尙鼾聲隆隆酣睡未醒也。

圖十二：滇越鐵路開車之狀況

看！看！嗚呼我同胞！看！看！！看！！奴隸牛馬載以俱來，非此雄雄者耶！非此雄雄者耶！欲哭無淚，欲死無所；汽笛一聲，金碧領易。主人翁，得勿醒醒否！

編者附記

雲南雜誌發刊紀念攝影



圖五（第一號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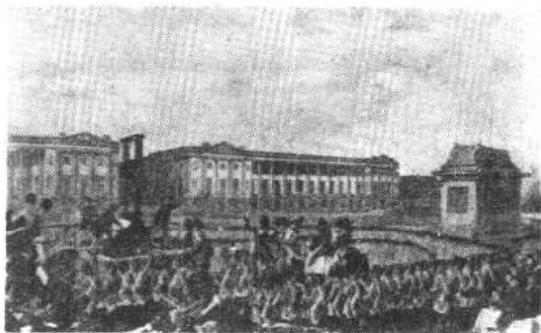


英王查爾斯第一之奇禍(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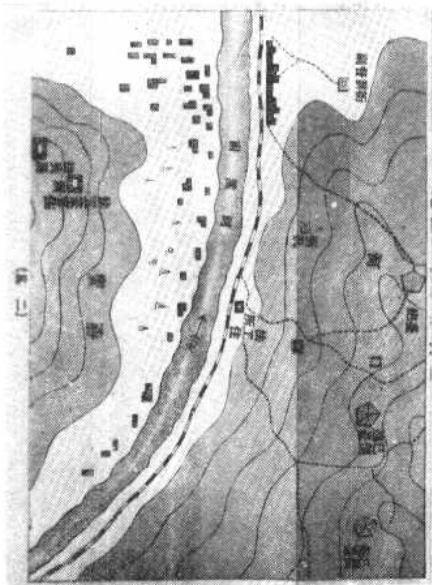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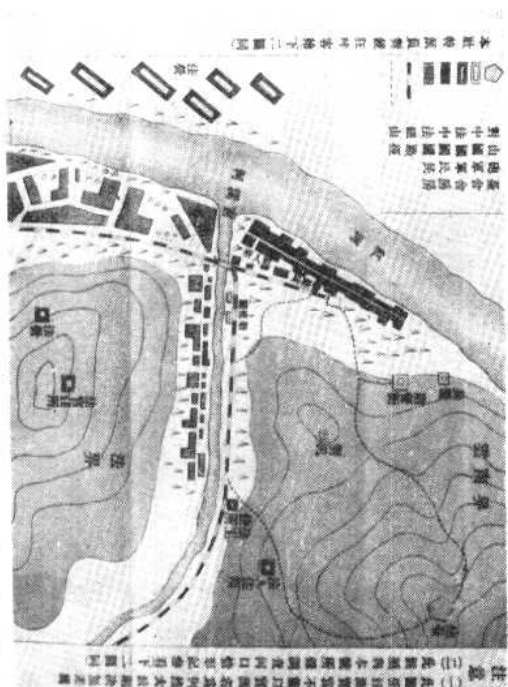
圖六
(第十四號插圖)

法王路易十六之死刑(右)

圖七(第十四號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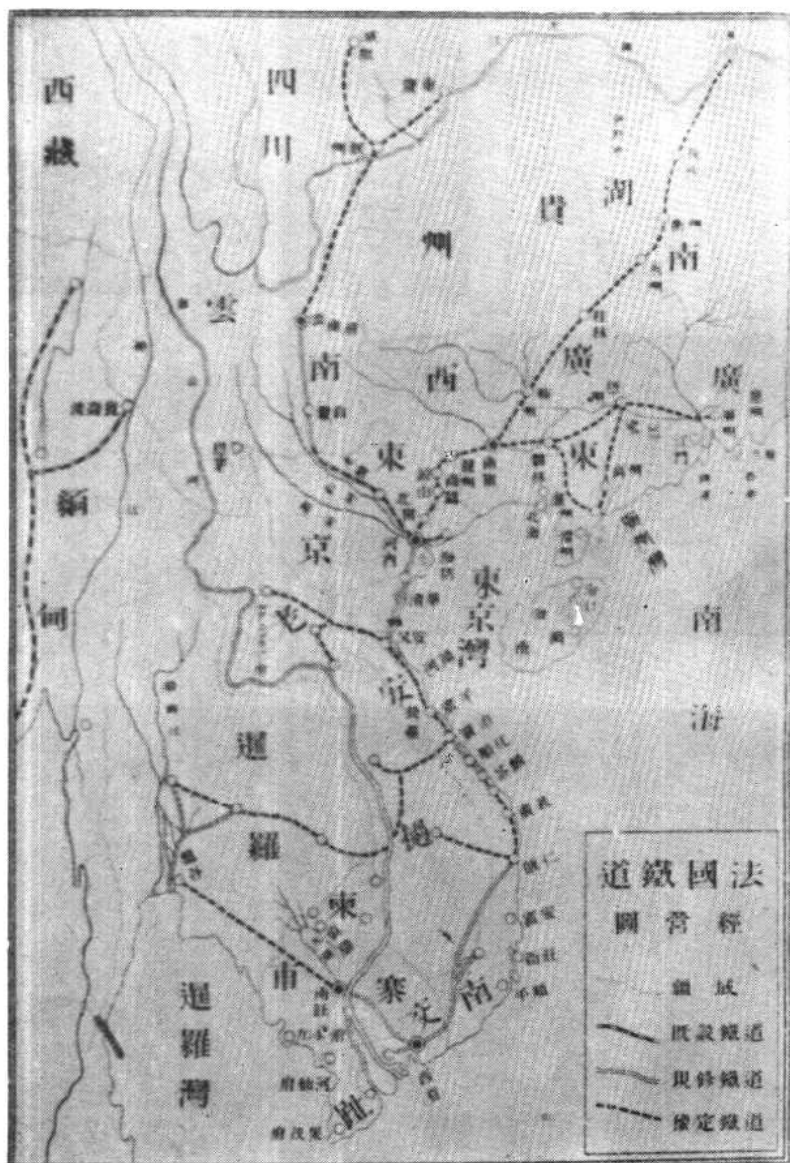


河口對山砲台形勢圖



圖八 (第六號指圖)

法國鐵道經營圖



圖一 (第五號插圖)